

《哈扎尔辞典》中三教公主“阿捷赫”形象分析

白文硕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旷世奇书《哈扎尔辞典——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词典小说》是一部宗教意味甚浓的小说。该作品由“红书”——基督教、“绿书”——伊斯兰教、“黄书”——古犹太教三教关于哈扎尔民族的研究史料组成。其中,在三教中都出现的一个共同人物——阿捷赫,在哈扎尔民族改宗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试从三教中对“阿捷赫”这一人物形象进行的不同语言层面的描写进行分析,从而理解三教对于哈扎尔民族的意义。

关键词:《哈扎尔辞典》;基督教;伊斯兰教;古犹太教;阿捷赫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6-0040-03

收稿日期:2013-05-29

作者简介:白文硕(1987—),女,回族,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旷世奇书《哈扎尔辞典——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词典小说》是可以“使其作者得以跻身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和埃科这样的当代文学大师的行列”^[1]的词典体小说。该小说形式新颖独特,分别以“红书”、“绿书”和“黄书”为三个主要部分,并分别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古犹太教三个方向来讲述哈扎尔民族的故事。整本书都充斥着梦境与现实的冲突、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宗教与历史的融合等等的梦幻与颠覆,像是“痴人说梦”般的呓语,在哈扎尔民族消逝的途中,我们寻找曾经人类存在的意义。

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小说中红、绿、黄三书分别对“哈扎尔大论辩”,也就是哈扎尔民族的宗教改革,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和重现。正如陈思和所评论的那样:“小说里三大教派的文献以不同的视觉和观点叙述同一历史事件,使每一个事件同时拥有三个阐释空间,在互现中展示出丰富的想象力。”^[2]我们可以想象并理解宗教的价值与作用对于当时人们的意义,宗教就如所有人的心脏一样,它的勃勃跳动正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最有力凭证。哈扎尔民族是否真地存在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三大宗教中可以领略到内心最真实梦境的风采就已足够了。

三色书中均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公主“阿捷赫”。她分别在红书、绿书、黄书中各出现一次,并且支持不同的教派。最为奇妙的是,她作为一名宾馆女招待,最后出现在小说中的结尾处,这一次的阿捷赫宣称自己是唯一幸存的哈扎

尔人。这样将人物放置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叙事之中,打破时空的界限,用重复的名字、重复的事件讲述着哈扎尔民族的宗教改革道路,不可不谓卓越新奇。由此,也可以看出,“阿捷赫”这一人物在全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拥有美妙容颜的公主,又或是能诗善文的皇亲贵胄,还是出现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通女招待,阿捷赫都可以称得上是哈扎尔民族的灵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论是智者还是红颜,一名女子便可以改变一切。

一、娇容与基督教

在红书——基督教相关史料研究中所记载的阿捷赫是哈扎尔的公主,据说她曾参与哈扎尔是否接受洗礼的大辩论,并起了决定性作用。她有一张特殊的脸,眼脸上标有可以致命的字母,但同时这些字母又与她的美貌十分匹配。众所周知,她有永生的权利,但是在“快镜和慢镜”的铭文中提到了她的死,死因是她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眼脸上的字母。这就使笔者不自觉地联想到了《哈利·波特》中那只看到其眼便会置人于死地的毒蛇;在西方宗教观念的映射下,蛇就是罪恶的象征。当初天国中的伊甸园,单纯的人类始祖,由于蛇的引诱,便有了这世世代代对“原罪”的偿还。阿捷赫是不是就是命中注定的哈扎尔民族的消失之点?尽管她在哈扎尔人认为人类最最脆弱的时候,即熟睡之时,可以安然无恙,不被加害。但是,命定的消失与陨落,是谁都不可逆转的,即使在红书中笃信上帝的公主,她也会在面对真正的自己之时死

去。

在红书中,还提到了每日为自己画脸的阿捷赫。据说她并不十分美丽,只是谙熟各种化妆技法,又深知一颦一笑的规则,所以给人以魅惑众生之感。这就引发出“哈扎尔人的嘴脸”一说:它指的就是难以记住的脸。我们是否能够清清楚楚地记住哈扎尔人的脸,就像我们是否能够真真切切地目睹上帝的容颜一样,都是虚妄。我们只能任由其在个人的心目中形成各自的形象,默念自己的上帝。

二、智慧与伊斯兰教

在绿书——伊斯兰教相关史料中,阿捷赫是哈扎尔可汗宫中的美艳女子,在哈扎尔大论辩中帮助了伊斯兰教战胜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使自己与哈扎尔可汗共同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不幸的是,其余两教为了报复,将阿捷赫交付彼列和撒旦处置,但她却选择下到伊斯兰的地狱,除了“库”字,被判处忘却自己的诗作和语言。这样的苦痛并没有使她就此消沉,而后阿捷赫又投身于捕梦者教派,她能够随意进入他人的梦境,并在梦中同相会之人交换物品。

这一次的阿捷赫似乎又变身成为了哈扎尔王宫中的女子,以可汗近身的身份出现的阿捷赫是个才女,能够说出哲理深蕴的格言,能够写出传唱许久的诗歌。她似乎除了娇容之外,又增添了智慧,这也许就是古阿拉伯地区人民的一个侧影写照吧!他们充满智慧,在每一个夜晚讲述着神明与百姓的故事,传唱至今。充满意味的一个细节是文中描写到从阿捷赫口中飞出的金钥匙。这是不是就是开启伊斯兰教人民智慧之门的钥匙?猜测归猜测,其独具新意的象征意义便是人类美味的“生活菜肴”,在品读故事的过程中传承信念。

伊斯兰教中的阿捷赫是可以长生不死的,没有快镜与慢镜的算计,有的只是时间的冗长与迟钝,早也罢,晚也罢,只是爱情却丢失在梦中了。这样的阿捷赫是孤独的,所以她才把自己献身到捕梦者的教派,以便能够延长自己的爱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教规中所讲究的慎独与自省,恰恰就在阿捷赫身上体现出来了,阿捷赫的梦是自己思索人生的最好途径。

在此还须赘述的是,在绿书中,描写阿捷赫的词条末尾提到了诗琴演奏者马苏迪,他拥有《哈扎尔辞典》的阿拉伯文手抄本,但是由于与自己最珍贵的猎物——阿捷赫失之交臂,连他的马都嘲笑他,向他啐唾沫。原来,哈扎尔人是戏谑的,他们的幽默也要编插到虚构与真实的历史中,同读者一起做梦。

三、无名与古犹太教

在黄书——古犹太教相关史料中,阿捷赫也是一名公

主。在“哈扎尔大论辩”中帮助了犹太教的参加者,于是哈扎尔可汗就率众皈依到犹太教了。据说,这位公主也擅长作诗著文,她很可能就是《哈扎尔辞典》最早的作者。也是同样的桥段,由于公主帮助了古犹太教,其余两教派的人决定惩罚她,让她忘掉哈扎尔语言。公主预感到大难临头,便征集会讲人话的鹦鹉飞进宫中,教每一只鹦鹉背诵一个辞典条目,然后放飞到丛林中,以便传给更多的鹦鹉。就这样,此后只有鹦鹉会讲哈扎尔语,也只有鹦鹉是《哈扎尔辞典》最原初的守护者。

在古犹太教版本中关于阿捷赫公主的条目,开篇则花重墨描写了公主名字三个字母的象征意义。第一个字母的意思是说阿捷赫公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智慧,此字母也是一个礼拜中的第一个昼夜。阿捷赫作为一名女子,她在辞典中的身份与地位确实超越了男子,这也许就是古犹太教信仰唯一的上帝耶和华的最好确证吧,让唯一成为永恒;第二个字母的意思是安息日,同时也有新娘的意思,这个字母所出现的句子里也有打扫的意思,指摧毁和拒绝无宗教信仰的人,同时还含有力量的意思。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暴力之意的词语,只出现在古犹太教相关史料中,这是否就能说明这个宗教的最终胜利呢?让力量充当权利的使者,结果是胜利中的强硬与肯定。名字第三个字母的意思是权利、冲动、坚硬、仁慈的意思。这就能够从隐喻的角度说明在“哈扎尔大辩论”中,阿捷赫是以多么深厚的辩才为古犹太教打赢了一仗。阿捷赫自己也说道:“各种想法如大学一般自天而降,将我埋没。我好不容易烤暖了身子,才起死回生。”^[3]这样聪慧的女子,在黄书中还是难逃死亡的命运。当她把辞典中的词条一一教授给鹦鹉之时,她就选择了为保护哈扎尔民族而牺牲。这些鹦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阿捷赫公主灵魂的碎片,在互相交流和厮磨中,阿捷赫存在于周围的每一寸呼吸中,是她的奉献成就了哈扎尔教派。转换角度观之,阿捷赫的名字虽意义深厚,但是在她香销玉殒之后,名字也就随之失去了光彩,这就等同了若干年后无名的哈扎尔民族。诚然,阿捷赫在同她的民族荣辱与共。

在这个词条的末尾还引述了阿捷赫论及哈扎尔宗派诗的情节。其中讲述了人们在黑夜与白天充当演员的角色,在学习与亮相之间踟躅不前。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观众的事实面前,我们都是同样地呆傻与暗淡,没有哪一个明天比今天看起来更加智慧和美丽。真可谓人生如戏,在不知多少年前的哈扎尔王宫中,有这样玲珑剔透的女子悟透了人生的哲学,自己将自己流放于“悬于水面的笼子之中”,原来,自己便是自己的地狱。

四、哈扎尔唯一的幸存者——阿捷赫

在小说的结尾补编二中,出现了名叫维吉妮娅·阿捷赫

的宾馆女招待,她是作为法庭证人出现在全书的结尾篇章的。她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哈扎尔公主阿捷赫时空转换的替身,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在回答起诉人的问题时说自己是哈扎尔人。而且,在证词中十分戏谑且也中肯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哈扎尔人被犹太人同化了,因此我跟我的同胞一起皈依了犹太教,并获得以色列护照。世界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死守住我原来的民族有什么用?如果所有的阿拉伯人统统都成了犹太人,难道你仍然坚持做阿拉伯人吗?”^[4]阿捷赫的话语好似是对所有希望统一差异、求得大同、消灭少数的种种欲望的鄙夷。这就是为什么当哈扎尔人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信仰时,他们能够偏居世界一隅繁衍生息,可一旦他们被同化改宗,这个民族就瞬间分崩离析了。任何一种相对弱小的文明在宗教上完全被另一种相对强大的文明同化后,弱小民族就必然走向消亡。哈扎尔民族的改弦易辙,也似乎正是其文化与文明对三大宗教的妥协。这样被作者故意按三声部书写的内容也许就是对宗教的一种挑战。

当小说按“红书”、“绿书”、“黄书”分别叙述,让阿捷赫这一人物在不同的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似乎正是要暴露书中涉及到的这三大宗教文本的虚构性。语言和文字是舵手,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操演着众生百态。三大宗教都按照自己的信仰解释现有的一切存在,拒绝并排斥任何其他解释世界的观念与意识形态。

五、结语

勒庞在自己的著作《乌合之众》中提到,“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都概无例外。”^[5]阿捷赫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在“哈扎尔大辩论”中,无论代表哪一个宗教门派,都凭借自己的美貌与智慧,充当着一个灵魂性的主宰人物。不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古犹太教,它们都似乎在有意与无意之间

“强拉着”阿捷赫进入自己的宗教历史当中。的确,没有阿捷赫就没有哈扎尔民族的散佚与丢失;相反的,没有阿捷赫也就没有哈扎尔民族被后来人神秘地探寻着。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半途改信他教本是可以平静地安身立命的,但是正是由于宗教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强大的宗教必然会征服弱小的他者。

阿捷赫,作为一名女子,其面具与角色随时都可以互换,生活在较多的时间层面当中,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情节相似,如同固定的仪式一样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轮回命运,似乎早已注定。这就很自然让人想起《俄狄浦斯王》,从出生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在按照既定的轨迹行走着,不论怎样抗争,都无法走出宿命的安排。这也许就是人类的脆弱之所在吧,那么宗教就适时而生了,它是在人们彷徨无助之时,自己给自己命定的给养。在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叙述中,宗教便是小说人物在自己的主观意识范围内的循环、转世与再生。正如书中的陶罐一样深不见底,超出了人类的设想范畴,神灵于瞬间在人物心中破碎与重建。那么,我们可以于梦回之时呼唤阿捷赫的名字,不知她是否会出现?

【参考文献】

[1][1][3][4] [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哈扎尔辞典[M]. 南山,戴骢,石枕川,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中译者编者的话 1,178,305.
[2]陈思和. 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因素之一例[J]. 当代作家评论,1997(62):30.
[5]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6.
[6]艾晓明. 寻梦者的疆土:哈扎尔辞典[J]. 外国文学研究,1998(4).
[7]耿占春. 叙事:从神话到小说[J]. 人文杂志,2005(2).
[8]王立峰. 确定性的转型与异变——浅析哈扎尔辞典中陶罐的隐喻意义[J]. 西安文理学院:社会科学版,2012(5).

【责任编辑 杨晓芳】

The Image Analysis of Princess Ateh in Three Religions in Hazare Dictionary

BAI Wen-shuo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ies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730030, Gansu)

Abstract: The Epic writing, Hazare Dictionary — A Thousands Words Dictionary, written by Serbia writer Milorad Pavi, is a strong religious novel.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he ethnic studies of historical data of three religions: “Red book” — Christian, “Green book” — Islam, “Yellow book” — the ancient Judaism. These three books have a common character — Princess Ateh who had taken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azare religious conversion. 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image of princess Ateh from the description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three religions for the Hazare national.

Key words: Hazare Dictionaries; Christian; Islam; the ancient Judaism; Ateh